



海 蒂

〔瑞士〕斯佩丽 著



中国文委联合出版社

〔522·45〕
5709

20757

海 蒂

〔瑞士〕斯佩丽著

王书清 罗晓风译



中国文哲联合书店印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以少年儿童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作者以温柔而清丽的笔触描绘了正直、善良、奔放、乐于助人的山村姑娘海蒂的动人形象。海蒂是一个热爱山村的女孩，她经常与小羊倌彼得一起牧羊；后来她因被带到城里做一个残废姑娘克拉拉的学习同伴而得了思乡病；回到山乡病就好了，又热情地帮小彼得学习，教克拉拉学会了走路。小说里不仅有天真烂漫、活泼好动的儿童形象，并“传真”了阿尔卑斯山旖旎风光。这是一本能够引发少年儿童助人为乐、热爱劳动、爱大自然和热爱祖国感情的故事书。

海 蒂

〔瑞士〕 斯佩丽 著

王书清 罗晓风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建国门泡子河10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展望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开本 32 印张 8.875 插页 2 千字 168

1984年12月第1版 198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 册

书号：10313·22 定价：1.20元

目 录

第一部 海蒂学习和旅行的岁月

| | | |
|-------------|-------------------|-----|
| 第一 章 | 艾尔姆大叔..... | 3 |
| 第二 章 | 在爷爷家里..... | 17 |
| 第三 章 | 在草地..... | 25 |
| 第四 章 | 在老奶奶家里..... | 40 |
| 第五 章 | 两次上山访问的结果..... | 55 |
| 第六 章 | 生活的新篇章和崭新的景象..... | 67 |
| 第七 章 | 罗田梅厄心神不安的一天..... | 77 |
| 第八 章 | 塞斯曼家的乱子..... | 93 |
| 第九 章 | 塞斯曼听到了怪事..... | 105 |
| 第十 章 | 奶奶..... | 113 |
| 第十一章 | 塞斯曼家在闹鬼..... | 126 |
| 第十二章 | 夏日傍晚在艾尔姆山上..... | 138 |
| 第十三章 | 礼拜日教堂钟声响起的时候..... | 157 |

第二部 海蒂应用她学习到的东西

| | | |
|--------------|---------------|-----|
| 第一章 | 准备旅行..... | 171 |
| 第二章 | 艾尔姆山上的来客..... | 179 |
| 第三章 | 道夫里村的冬天..... | 189 |
| 第四章 | 冬天还没有过去..... | 201 |
| 第五章 | 远方朋友的来信..... | 212 |
| 第六章 | 山上继续发生的事..... | 230 |
| 第七章 | 一件出乎意外的事..... | 240 |
| 第八章 | 别后重逢..... | 255 |
| 斯佩丽和她的小说《海蒂》 | 罗晓风 | 278 |

第一部

海蒂学习和旅行的岁月

第一章 艾尔姆大叔

一条小路由风光明丽的曼安菲尔德古镇穿过绿油油的草地通向山麓。群山君临着谷地，展现出一幅庄严雄伟的图画。这条小路一直伸向陡峭的阿尔卑斯山，人们沿小路走时可以嗅到牧场碧草扑鼻的芳香。

六月，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有个身体显得很结实的高个儿姑娘——显然是当地山里人，正领着一个小女孩沿着狭小的山路往上攀登。这小女孩两颊绯红，在棕黑色皮肤衬托下宛如通红的火焰。可真奇怪，六月的太阳这么灼热，小女孩身上竟包得紧紧的，好象是要防御刺骨的严寒似的。这是怎么回事呢？她约莫五岁，可要说出她那模样儿就不太容易了，因为她穿着两、三件衣服，一件套上一件；她的脖子还围着一条红色的棉线大围巾；她的一双脚被穿着的钉鞋给遮住了；所以这个小东西在熬着酷热吃力地往上爬山的时候，那模样儿是看不清楚的。

这姑娘带着小女孩不断地往上爬，约一小时后，来到位于艾尔姆山腰叫作道夫里村的地方，受到家家户户和

街上人们的欢迎，原来，这个姑娘已经到了自己的家。可是，她并不停步，却匆匆向前走去，边走边回答着村里人的发问和接受他们的问候。就在村子的尽头，当她路过那几家散落的小屋中最末一家的门口时，一个声音喊道：

“德蒂，等一会儿，你要是上山去，我就和你一道走。”

这姑娘边打招呼边停了下来，小女孩随即缩回手，坐在地上。

“海蒂，你累了吧？”德蒂问道。

“不累，我热，”小女孩答道。

“我们快到了，”德蒂鼓励她说，“你得尽力坚持一下，不用一小时我们就到了。”

说着说着，有个长得十分可爱的大个妇女从屋里出来，加入她们的行列。两个妇女立刻就絮絮叨叨，沉浸在热烈的谈话中，谈到村里四邻八舍的事。小女孩跳起来，跟在她们后面。

“可要说真的，德蒂，你带着这个小女孩上哪里去？”这个新来的妇女问道，“这就是你姐姐的小女孩，一个孤儿，是么？”

“是的，就是她，”德蒂回答，“我要把她带到她的爷爷那里去；她得住在那里。”

“什么！这小女孩要去和艾尔姆大叔一起住？你准是发疯啦，德蒂！你怎么会想到做这样的事？那老人照样也会把孩子给你送回来的。”

“他不会这样做，他是她的爷爷，现在该是他照顾这女

孩的时候了，我一直带她到现在呢。我得告诉你，巴贝尔，我刚才已经作好了安排，就决不想让她来妨碍我适才找到的那个工作。现在，她的爷爷得尽一份责任。”

“要是他象别的男人那样，那就太好了，”巴贝尔带着一些愤懑劝说道，“你可知道，她的爷爷是个什么样的人吗？他怎么能带一个小孩，尤其是这样小的孩子呢？他是决不会同意的。那么，你自己以后将到哪里去呢？”

“我打算到法兰克福去，”德蒂说，“那里我有一个特好的地方可待。去年夏天，有一户人家曾回到巴斯村来；我看管过这家的房子，他们当时就要领我一同回去，可是我不能脱身。今年他们又回到巴斯村，仍然要我同他们一起回法兰克福去，我正打算走，你可以相信这一点。”

“得啦，我又不是小孩儿！”巴贝尔耸耸肩喊道，“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事使这个老人这么苦恼，竟一人到山上去住。他跟大家没有什么往来，一年到头从不到教堂。就是一年十二个月中他有一次拄着手杖下山来，大家也都躲开他，怕他。他那灰色的浓眉、粗大的胡子使他显得像个很凶的人。人们不单独碰着他就算是走运。”

“不过，不管怎么说，”德蒂执拗地说，“他是她的爷爷，照顾孩子是他的事情。他不会伤害她。假如伤害了，他就必须负责，而不是我。”

“我想知道，”巴贝尔好奇地说，“我真想知道，这个老头有什么内疚，使他看起来那么凶，孑然一身住在艾尔姆山上，几乎与世隔绝。人们谈论着关于他的各种故

事，德蒂，你自然必定知道一些的。你的姐姐必定告诉过你。她告诉过你吗？”

“当然，她告诉过，不过我得保密。假若他听见了，我就该遭殃！”

但是巴贝尔很久以来就想知道艾尔姆大叔的奇怪行为的真实原因，为什么他看起来那么阴郁，独自住在山上，为什么人们总是悄悄地讲他，好象他们害怕和他作对似的，可是对他有利的事，人们啥也不讲。

巴贝尔也不知道为什么村子里人人都叫他艾尔姆大叔，当然他不是村里人真正的叔叔；可是她也象大家一样，管这老人叫大叔。

巴贝尔是新近才嫁到道夫里村的，在这之前，她娘家在山谷里的普拉特高村。她完全不了解道夫里村以往很多年的一切情况。她的好朋友德蒂则是道夫里村人，才离开那里不到一年。后来她的母亲死了，她才到拉加茨镇巴斯村去，并在镇上的一家大旅店找到了女招待员这种好工作。就在这天早晨，她带着这小女孩从拉加茨镇出来，碰巧遇上一个熟人赶着运干草的马车往家走，便一直搭乘到曼安菲尔德。

巴贝尔以为现在正是向德蒂打听一些事情的好机会，可不能错过。她亲热地拉着德蒂的胳膊说道：

“但是人们可以从你口中知道真实情况，而不是传闻的道听途说。我相信你知道大叔的所有事情。来，告诉我，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吧。他老是那么让人害怕吗？他老是

那么孤独生活吗？”

“我可不能说出他老是这样或不这样，”德蒂说，“我才二十六岁，而他今年准有七十岁啦，我当然没有看过他年轻时的样子，这你是知道的。假若我能肯定，他以后绝不再在普拉特高露面，我就可以告诉你关于他的一切情况。我的母亲是唐列斯契村人，他也是。”

“那么，德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巴贝尔有点生气地喊道，“你对我们关于普拉特高的闲聊，不要那么认真，此外，你向我讲了，如果需要的话，我会保守一、两件秘密的，你就告诉我吧。你不应为此而感到懊悔的。”

“好的，我来跟你说说，但是我提醒你，你得守口如瓶，”德蒂用警惕的口吻说。在这之前，她四下里打量了一番，看看那小女孩是否跟得太紧会听到她们所讲的一切。这孩子不见了，准是她没有跟上来，落在后面好远。她们一路谈得很欢，没有注意到。德蒂站着一动不动，注视四周。这条山路上有好几个弯，然而她们几乎可以看见通往山下面村子的所有道路，只是连一个人影也没有看见。

“我看见她了！”巴贝尔喊道，“那不就是她，你看见没有？”她指着离这条山路很远的一个地方。“她正跟着小牧羊人彼得和他的山羊群在爬山哪；彼得今天为什么这么晚才赶出羊来呢？这倒好，可以照顾一下这小女孩，而你也很方便跟我说话了。”

“彼得不用自添麻烦去照顾她，”德蒂说，“她虽然只五岁，却一点不笨，一直瞪大眼睛看着发生了什么事。

我已注意到了，她跟着彼得放羊，这是件好事。她的爷爷什么东西也没有给她，就只有两只山羊和山上那间茅屋。”

“他再也没有什么家产了吗？”巴贝尔问道。

“他啊？我应当说，他过去的确有较多的东西！”德蒂激动地回答，“他过去在杜门勒希有一个很好的农场。他是长子，只有一个兄弟，为人好静，品行端正。但是哥哥啥也不干，只是当阔绰绅士和谁也不知道的坏人混在一起，周游四方。他喝酒和赌博，花光了全部家当。因此他的父母由于极度悲伤，相继逝世。他的兄弟也沦为乞丐，由于害怕羞辱而流亡他方，无人知其去处。大叔自己啥也没有留下，只留下一个坏名声，因此他也不见了。开始时，谁也不知道他到哪儿去。后来据说他和士兵们到那不勒斯去了，一去就是十二年，也许是十五年杳无音信。突然有一天，他带着一个半大的男孩出现在杜门勒希村，想在亲戚中找个地方安家。但是，所有的亲戚一见他就关起门来，不想知道他的任何事情。这使他十分难堪，他说再也不到这村里来落脚。他到道夫里村去和孩子一起过活了。他的妻子大概是一个格里逊^①女人。他和她偶然相识，然后同居了。婚后不久就去世了。他必定还有些钱，因为他让孩子托比亚斯学木工。托比亚斯是个踏实的青年，道夫里村所有的人都很想念他。但是谁都不相信这个老人。据说他从那不勒斯开了小差，陷入了困难，杀了一个，当然不是在战争中杀的，而是因争吵而杀的。但是我们承认亲戚

① 格里逊：地名，是瑞典的一个区。

关系，因为我母亲的祖母是他的祖母的大表姐。所以我们叫他叔叔，因为我们从父亲这方说几乎和道夫里村所有的人都有亲戚关系，他们都叫他叔叔。自从他上了艾尔姆山以后，他就以艾尔姆大叔之名为人们所熟知。”

“那么托比亚斯现在又怎样了呢？”巴贝尔关切地问。

“等一会我会告诉你的，我不能一口气全都说完呀！”德蒂喊道，“托比亚斯曾在梅尔斯镇当学徒，满期后回到道夫里村，同我的姐姐艾德尔海德结了婚，他们俩总是互相爱慕，过着幸福的生活。但是没有过多久，两年后的一天，托比亚斯正为盖新房做着木工活儿，一根横梁落到他身上把他砸死了。艾德尔海德见她的丈夫被送回家时完全不成人样，不禁十分恐惧和悲伤，以致使她发高烧，从此再也没有恢复过来。我姐姐一向身体就不很好，生病以后一直处于昏迷不醒的状态，很难说她是睡着还是醒着。托比亚斯死后不过两星期，艾德尔海德接着也死了。于是这两口子的悲惨命运就为人们广为传播，并且暗示和公开宣称，这是对大叔邪恶生涯的应得裁判。这等话还当面对他说，甚至牧师也严重警告他，让他忏悔。而大叔只是脾气越来越坏，心肠硬，不再跟任何人说话了。人家也避开他。”

“后来，突然听说，大叔上了艾尔姆山，再也不下来了；从此他就定住在那里，远离尘嚣和上帝！”

“我和我母亲一直带着艾德尔海德的女孩，她当时才

一岁。去年夏天，母亲去世，因为我必须到巴塞斯去工作，就带着海蒂让她在老妇人乌尔塞尔家搭伙住宿。我能够在巴塞斯待了一冬，找了许多活干，因为我会缝缝补补。今年初春，我去年侍候过的那个女主人从法兰克福回来，打算带我一起回她家去。第三天早晨我们就动身。我可以告诉你，那是个好地方。”

“那么，你现在就要把这小孩送给老人了吗？我奇怪你竟想得出这个办法来，德蒂！”巴贝尔责怪她说。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德蒂反问道，“我对这孩子已经尽到责任。我现在哪还有别的法子来照料她呢？不能设想，我能把一个刚满五岁的孩子带到法兰克福去。巴贝尔，那你现在上哪儿去？我们已经走到艾尔姆山半山腰了。”

“我现在到了我要去的地方。我想和老牧羊人彼得的妻子说个话；她正为我过冬纺棉花。德蒂，再见，一路顺风！”

德蒂和她的同伴握了手后在那里站了一会，而巴贝尔已走进小路旁一家深褐色的山间茅屋里去。那茅屋是搭在谷地里，这样多少可以避点风。这茅屋是在小凹地里，是件好事，因为这个房子看起来似乎要倾塌，是一个危险的住所。当风暴掠过山顶的时候，屋里的一切东西，如门窗等震颤不已，所有被虫子蛀过的椽子都摇晃得格格响，在这样的日子里，茅屋要是搭在艾尔姆山上，那就准会被风刮到山谷下面去。

小羊倌彼得就住在这个茅屋里。这个十一岁的男孩每天早晨都下道夫里村去领出山羊群，赶到艾尔姆山去放牧，让山羊吃上好的草，直到傍晚才赶忙带着这群善走的小动物下山来。彼得一到道夫里村就用手指捂着吹尖声的口哨，各家牧主听了便立即过来领羊回去。那些小男孩和女孩都过来看，多半是因为这种动物是和善的、不伤人。整个夏天，彼得每天只在傍晚时才能和他的伙伴们交往，其余的时间他都是独个儿去放牧。

确实，彼得有妈妈和瞎眼的奶奶在家，可是他必须每天清晨就去放羊，傍晚黑尽才从道夫里村回来，因此他为了尽可能和那些孩子们多玩一会，就只好一到家赶紧三口两口吃面包和羊奶。

他的父亲老彼得也被叫作羊倌；前几年老彼得在一次砍树时出事故死去了。彼得的妈妈原名布里哥蒂，可是一般人都叫她为“彼得羊倌娘”；他的瞎眼奶奶是远近老少都认识的，一般就叫她“奶奶”。

德蒂等了足有十分钟，她向四面八方张望，想望见两个孩子和羊群，但是到处都没有望见他们。于是她又往上爬高一点，以便更好地眺望艾尔姆山的全貌，她这儿望望，那儿瞧瞧，脸部表情和步履都显得越来越着急。

这当儿，两个孩子正沿着一条迂回的小道走过来。彼得知道许多地方都有山羊爱吃的灌木，所以他常常赶着羊群沿着这条路漫游。海蒂先前穿着笨重的衣服，跟着彼得和羊群在后面爬山是十分费力的，她热得气喘吁吁，觉得浑

身难受和紧张。但她一声不吭，只是盯着那穿单裤、赤着脚板走的彼得毫不费力地跳来跳去，随后又瞧着那些山羊以它们那细长的腿敏捷地爬过丛林、碎石地和陡峭的岩石。

突然，小女孩在地上坐下来，急忙脱下鞋和长袜。接着她站起来解下她那厚实的红围巾，又解开最漂亮的上衣，很快就脱下来；然后又解开日常穿的衣服。这就是她重重叠叠地穿着的衣服，以免麻烦她姨妈带着。海蒂也飞快地脱下了日常的上衣，穿着薄薄的内衣，轻松愉快地站在那儿。两只胳膊从内衣的短袖口伸出来，裸露在外面。然后她把所有的衣服叠成整齐的一小堆，就跟在彼得一边随着山羊跳着、爬着，象羊群中任何一只羊那么无拘无束。

彼得没有注意这女孩留在后面做什么。但当海蒂穿着新的衣服追上他时，他不禁咧嘴笑了起来，他向后看了看，瞧见一小堆衣服正摆在地上，笑得更加宽阔，嘴巴几乎咧到了耳根，但他啥也没说。

这小女孩感到那么轻松自如，便开始跟彼得拉起呱儿来，要他答复各种各样的问题，因为她很想知道他有多少山羊，他打算到哪儿去放牧，到达那里以后又做什么事。

终于，两个小孩赶着山羊快到茅屋，德蒂姨妈可以望见他们了。她一瞧见羊群爬上山腰，就大声喊道：

“海蒂，你都干什么了呀？你究竟是咋回事？你的漂